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遼志卷第七十五 遼聖宗皇帝御製勅諭湖廣處置移軍糧餉等事

宋紀七十五

起上章 涖正月 盡十二月 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三年

遼太康六年

春正月乙丑朔以太皇太后在殯不

視朝

癸酉升許州爲潁昌府

攷異張舜民云神宗自潁川郡王卽位熙寧初

升潁州爲潁昌軍久之知其誤遂升潁州爲潁昌府李燾云升潁州爲潁昌軍乃元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十八日德音非熙寧初也神宗初爲忠武節度淮陽郡王後封潁王忠武卽許州軍額郡王則封淮陽非潁川舜民

遼主如鴛鴦樂

癸未審官東院言大理寺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丞申天規昨乞長告訪求其父今已迎歸侍養乞許天規不候歲滿朝見從之天規少失其父至是訪得之年百歲矣 已丑高麗國遣使來貢 白虹貫日 辛卯

于闐來貢

遼耶律伊遜

舊作乙辛今改

以改封王爵赴闕入

謝遼主卽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 二月丙午以翰林

學士章惇參知政事 丙辰始御崇政殿視朝 丁巳

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吳充罷爲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

于永昭陵 甲戌命王珪提舉修兩朝國史 丙子南

丹州人入貢

庚辰復置晉州趙城縣

攷異王存九城志在元豐二年

今從長編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爲鎮至是知州王說言百

姓輸納詞訴回遠歲輸稅課不復兼攷趙城乃是國家

得姓始封之地不與它縣邑比故復之 乙酉耐慈聖

光獻皇后神主于太廟 已升以慈聖光獻皇后弟昭

德軍節度使曹份爲司徒兼中書侍郎護國軍節度使

餘親屬加恩有差 庚寅遼主出皇姪淳於外立皇孫

延禧爲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時年六歲以忠順軍

節度使耶律頗德爲南院大王以廣德軍節度使耶律

仲禧爲南院樞密使以戶部使陳毅參知政事 夏四

月乙未觀文殿大學士吳充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

謚正憲充爲相務安靜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
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弗能勇退云 丁酉封宗
暉爲濮陽郡王濮安懿王子孫皆進官一等 乙巳以
瀘州夷乞弟侵擾詔邊將討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
王宣等戰歿 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
今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部三
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
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
作等隸工察從之 甲寅罷羣牧行司復置提舉買馬
監牧司 乙卯遼主獵於炭山 五月甲子翰林學士

兼詳定禮文張璪言伏見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臣竊謂
湯生于十一月陰生于五月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
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于澤中之方丘以
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做其象類故天
地神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日至祭地于方丘而天
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爲當今萬乘
儀衛加倍于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它
月不惟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
宜卽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遺象相攝
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詔禮院

速詳定以問禮官請如璪議設宮縣樂文武二舞改制
樂章用竹冊匏磬增配帝饋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墀齋
宮修定儀注上之而判太常寺王存知禮院曾肇言古
之祭祀或天子親行或有司攝事不過此二者而已今
于攝事之中又分隆殺蓋古所未有也且遣官雖重終
非親祀恐于天地父母之義有所未順璪本以合祭非
禮欲革去之然其所陳于禮亦未見其可今夏至日遍
卽乞且依舊制其親祀之禮仍乞詔詳定郊廟禮文所
精加講求裁定其當以正後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
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地之祀萬國觀法未易輕言今

夏至已近而樂舞未修樂章未製八變之音未及習齋祭之服未及成齋宮未及立壇壝未及廣牲饋未嘗在滌竊慮有司速於應辦或致滅裂有失嚴恭伏乞更加詳酌御批張璪之議在固無以易可如清臣言邊巡以盡眾說遂詔禮院更加講求陸佃言竊觀張璪所請陛下親郊夏日至祀地自如彙議其冬至祀天之明日準古方望之事因令祀地北郊而以海嶽四瀆山林川澤之神凡在園丘墮陸舊從祭者皆得與享亦遣冢宰攝事竝如夏至祀儀是則親行大禮合祭雖革而天地之神自得用類以禮從祀以昭陛下尊天親地之義然

而郊後必有方望之事經證明白因當攷復至於祀地雖未有顯據而以倫類求之方望且祀則地祇助天布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遺也謹案舜典類有上帝而無日月星辰禋有六宗而無太祖望有山川而無大祇周官大宗伯祀有上帝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祿祭有社稷五祀而無大祇有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邱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則祀所秩上下比義皆從可知故也詳定所以仰所稱未有顯據難以施行乙丑閣門言每歲盛暑御後殿便于決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終當御前殿日閣門取旨如得旨御後殿

卽放朝參詔今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荆湖南路安撫司言知邵州關杞議於溪峒撤誠等州鎮立成寨屯兵及守禦招納之策乞下轉運使相度詔謝景溫朱初平趙楊相度利害及處置後經久不致生事保明以聞其後建置如杞議 壬申遘以平州民初復業免其租稅一年 己卯蜀國長公主薨主下嫁王詵事詵母至孝中外稱賢主疾甚太后皇后臨問帝繼至見主羸瘠伏席而泣親持粥食之主爲帝嚙食翼日不起帝未朝會卽駕往望第門而哭賜主家錢五百萬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謚賢惠詵以侍主疾與婢姦落駙馬都尉責授

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 甲申復命韓存寶

經制瀘夷 詔改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爲都提舉汴

河隄岸司 庚寅詳定朝會儀注所言今定大慶殿之

後門內東西設幄爲閣又於殿展左右設帟於東西房

以爲乘輿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會所陳平輦逍遙舊

設于西朶殿今宗室坐西朶殿賜酒欲移平輦等陳於

東西龍塤上竝從之 遼主以旱禱雨令左右以水相

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禮院言越國長公主薨在慈

聖光獻喪制之內案禮重喪未終遭輕喪自當易服以

示恩意卒事則復常眞宗諒陰爲乳母秦國夫人服總

禪未除亦爲許國長公主成服今爲慈聖光獻太后服
已枉易月之外宜爲越國長公主舉哀成服從之 是
日遼主駐納葛濼 庚子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詔祕
書監劉几赴詳定郊廟禮文所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致
仕范鎮嘗論雅樂乞召鎮與几參攷得失從之初鎮致
仕居都城外之東園每遇同天節卽乞隨散官班上壽
尋有詔鎮班見任翰林學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誕節
及大禮許綴舊班後鎮遷居潁州於是入對閤門奏鎮
失儀有詔放罪仍詔自今致仕官造朝失儀勿劾著爲
令 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

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擊執大圭
爲笏當時搢笏君尊則不搢別於臣下也所有儀注皇
帝搢鎮圭皆沿襲之誤乞從改正詔候製到大圭日施
行又言自今親祠郊廟羣臣冕服助祭執笏或當事則
搢笏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從之 丙午詔中書詳定
官制罷兵部句當公事官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各選
文武一員提舉義勇保甲 戊申遼以度支使王績參
知政事 庚戌女直貢於遼 壬子詔罷中書門下省
主判官歸其事於中書 乙卯參知政事章惇上導洛
通汴記以元豐導洛記爲名刻石於洛口廟 己未詳

定禮文所言皇地祇神州地祇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瘞於埴坎又言郊廟明堂告神冊使中書侍郎讀之非是請改命太祝又言親祠郊廟執事之官皆一切臨時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則無預于執事不應古義請親祠南郊薦徹籩豆簋簠俎饌以朝臣充太廟以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功祫配享皆罷詔讀冊以史官攝太祝郊廟執事官選無過人冬享禘祫及親祠竝以功臣配享餘皆從之 秋七月戊辰遼主觀市 庚午河決澶州澶州孫邨陳埽

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
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
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
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
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
之閒地卑而勢固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濱州孫民先
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
供埽案視訖于海口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所言明堂
儀注設御位於中階下之東南西嚮謹案古者人君臨
祭立于阼其臨祭就位于阼階下大夫士禮也自曹魏

以來有司失之伏請設皇帝版位于阼階之上西嚮太廟景靈宮亦如之從之 癸未遼主爲皇孫梁王延禧設旗鼓伊喇六人衛護之 甲申遼主獵於沙嶺 丙戌以彗星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 丁亥詔中書曰朕惟先王制行以赴禮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配天一也而屬有尊親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園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禘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園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邇之義而歷代以來合宮所

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 戊子太白晝見 戶部侍郎致仕范鎮言乞下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轉運司量立賞格求訪真黍以審音樂 己丑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乘輅不執圭及乘大輦亦不執又言古者宗廟室中爲石以藏主謂之宗祏請遷廟主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其一石室禮記曰天子之席五重今太廟几筵皆不應禮請改用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黻純左右王几祭祀皆緹次各加一重竝莞

筵爲五重竝從之 庚寅熙河路經略司言西界首領
禹臧結逋藥蕃部巴鞠等以譯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
撤逋達宗城於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
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
上件所指地分都無爲備驅逐約闌次第可速下本司
多備兵馬禁止之 八月辛卯朔詳定禮文所言明堂
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請改用
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太宗伯禮神之制
陳玉各倣其方之色從之 戊戌詔兩制臺諫至總管
監司各舉堪應武舉進士一人以名聞 庚子檢正中

書戶房公事畢仲衍上所修備對言周家冢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小宰以敘受羣吏之要所謂會要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也自漢至唐曠千百年莫知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間而不克對者扞自睿意俾加纂集臣攜摭故實僅就卷秩凡爲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件爲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其爲十卷詔中書門下各錄一本納執政仍分令諸房揭帖初書成仲衍欲求上覽以冀功賞帝以爲此書乃臣備君問之書不當奏御故有是詔 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畜制祿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國家受命百年

四海承德豈茲官政尚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
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
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
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
以聞 祕書丞同知禮院楊傑言十二者律之本聲也
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爲君父應
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
來鐘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八
音何從而諧也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
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

至和協伏請參攷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編鐘編磬簫
以諧八音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埙塤箎笛簫笙阮箏筑
奏一聲則鈔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于眾樂中磬
最煩數請鈔鐘特磬編鐘編磬竝依眾器節奏不可連
擊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
次奏武舞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淮揚底定所向宜東
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
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非止發
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
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

又乞依周禮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又言今雅樂古器
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攷擊
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也伏請審調太
常鐘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
律音則鄭聲無由亂雅矣詔送議樂所劉几等言傑所
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戊申祕書監致仕劉几等言太
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
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
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
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

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譏其聲舛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卽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朴鐘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鐘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鐘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鐘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

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磬以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磬俾眾樂隨之歌工兼清磬以詠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攷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備爐炭恐卽銷變磨鑪况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磬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未協卽更無舊器攷驗本寺每遇大禮見用王朴樂外自有李照胡

瑗所作樂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別制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許偁王朴樂鐘爲清聲母得銷毀磨鑄初劉几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聲可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縣樂工皆不平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慙沮

王安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錄送國子監修正
戊午彗不見 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東安墳地二
十頃及守園戶 丙寅御殿復膳 庚午知諫院舒亶

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竝以其壻王瀉之所

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詔商英落館
閣校勘監江陵府江陵縣稅初置爲縣尉坐手殺人停
廢累年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
商英士論惡之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新權知湖州陳
侗言陛下崇奉郊廟百神之祀攷求典禮尤爲嚴備惟
五嶽四瀆之兆未設欲乞依周禮建四望壇于四郊以
祭五嶽四鎮四瀆庶合于經而且以稱陛下奉祀之意
詔送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鎮海
瀆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
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於南郊華山吳山山西海大河

于西郊常山醫巫閼山北海大濟于北郊每方嶽鎮則
其爲一壇海濱則其爲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
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當方
嶽鎮海濱之下別爲一壇一坎山共一壇川共一坎水
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諸縣就祭如故詔四方嶽鎮
共爲一壇望祭餘依奏 乙亥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
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
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
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
侍郎爲正議大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

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爲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光祿衛尉將作監丞爲宣議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又白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

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議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爲額選人磨勘竝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祿令竝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竝從之故事兩制不轉卿監官前行郎中卽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爲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爲大中大夫帝以爲磨勘者古攷績之法所與百職事其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于是下詔待制以下竝三年一遷仍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不

繫大救銜見任宰相使相會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會邑及萬戶竝封國公宗室如舊例又中書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司外餘檢校官并階散竝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至內常侍以上內臣供奉官以下選人伎術官將校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下及諸司吏人所授敕而官銜校等各有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竝除去其僧官并溪峒蠻人知州鎮及化外蕃官所帶散官等合自朝廷指揮從之其後遂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依舊除授外餘竝罷 辛巳大饗明堂以英宗配 癸未薛向孫固竝爲樞密副使 乙酉詔卽景靈宮

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 以王安石爲特進改封

荆國公王拱辰落開府儀同三司竝以官制行正名故

也詔拱辰判大名府拱辰辭曰臣老矣不足以任事帝

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爲朕行辰行狀云時三路

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衆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

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開拱辰急

論其弊爲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桑所以使爲不長者

法驅之也將恐沒淫爲大盜可憂願請裁下戶於是主

者指拱辰沮法異論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

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案今年二月十八日令

諸路坊郭物力戶養馬蓋因拱辰建議而擊不書獨書

拱辰論保甲爲盜不知果有是否本傳但云三路初籍

民兵拱辰謂稍調下戶亦

不知摯所書也今附見此

嘉王頥爲曹王竝爲司空文彥博爲太尉封曹佺爲濟

陽郡王宗旦爲華陰郡王 馮京爲樞密使薛向罷知

潁州

攷異宰相表失書此事
今依神宗紀及長編

會詔民畜馬向旣奉令旋

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直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

知潁州又改隨州 丁亥以呂公著爲樞密副使公著

與馮京薛向孫固同在西府三人者屢於上前爭論公

著獨不言及帝問之乃徐爲開析可否言簡而當帝常

納之三人者亦不能違也帝數與輔臣論天下事一日

謂公著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公著對曰上戶管以役多

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管無役今率錢則苦

矣帝曰然則法亦當復也 戊子熙河路經略司言乞

先團結蕃弓箭手從之是年詔凡弓箭手兵騎各以五十人爲隊置引戰旂頭左右儼旂及以本屬酋首將校爲擁隊竝如正軍法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戶亦如之凡募弓箭手蕃捉生疆人山河戶不以等樣第募有保任年十七以上弓射七斗任負帶者鄜延路新舊蕃捉生環慶路疆人諸路漢引箭手鄜延路歸明界保毅蕃戶弓箭手皆涅於背 閏月辛卯御史范鏜言曹份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來未有份比陛下所以富貴寵祿之厚矣所以致孝愛于慈聖之情至矣份雖不王乃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憲也不從

壬寅遼主祠木葉山 巳酉遼主駐蕩絲淀 乙卯加

文彥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爲司徒 冬十月

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

郡縣志三十卷圖三卷 遼耶律仁傑久在相位貪貸

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

家耶律伊遜旣外出遼主漸悟仁傑姦丁卯出爲武定

軍節度使 庚午遼參知政事劉詵致仕癸酉遼以陳

毅爲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詔

翰林學士竝聽佩魚 十一月巳丑朔日有會之

作日當會雲陰不見今從遼史 癸卯遼主召羣臣議政遼主曰北樞

攷異宋史

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蘇

舊作阿蘇
思今改

蕭額特勒

舊作幹特
刺今改

二人孰愈羣臣各譽所長契丹行宮都部署

蕭托輝

舊作陶
隗今改

獨默然遼主曰卿何不言托輝曰額特

勒懦而敗事阿蘇有才而貪將爲禍基不得已而用敗

事猶勝禍基遼主曰托輝雖魏徵不能過也但懼朕不

能及唐太宗爾

壬子直龍圖閣句當三班院曾鞏上

言曰宋興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旣庶財用有餘

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

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

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

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帝被之官之眾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

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已而再上議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于初而以今攷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

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
死亾遐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
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
聞議其可能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
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它費尚必有近
於此者惟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
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
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
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資而加之精勤以變因循苟且之
弊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以

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帝

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遼以耶律德勒岱

舊作特里底今改

爲孟父房敞袞乙丑以蕭托卜嘉

舊作撻不也今改

爲北府宰

相耶律世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樞

密使事

庚午遼免西京流民租賦一年甲戌減民賦

丁亥遼豫行正旦禮戊子遼主如混同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遼夏使節與韓琦等密謀殺契丹使節於汴京盛宣王孫繼相襲王位都尉世宗

宋紀七十六

起重光作噩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四年

遼太康七年

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經

制瀘夷時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以廣代之廣

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一日夕肄習問椎牛享

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卒七

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

嚮再拜誓之曰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爲戮冒死
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
戮力而進可乎眾皆踊躍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戊申五國部長貢於遼 辛亥于闐來貢 馮京能知
河陽孫固知樞密院龍圖閣直學士韓縝同知樞密院
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
者二萬戶 甲寅女直貢良馬於遼二月甲子遼主如
魚兒灤 己巳知制誥王存言遼人覘中朝事頗詳而
邊臣刺遼事殊疏此邊臣任閒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
舜卿議論方略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閒於經

墨之外詔舜卿具所資用以問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
詔三司給之舜卿初至雄州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申以
俟舜卿不爲變卒以無事遼安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
有使者至因捕其徒一人請償焉待釋乃遣遼遣謀盜
西城門鎖舜卿密令易去舊鑄而大之數日以鑲來歸
舜卿曰吾未嘗亾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乃慙去謀者
因得罪 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己卯分東南團結諸
路爲十三將 三月癸卯章惇罷知蔡州 甲辰以翰
林學士張璪參知政事 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陳法于
京城南 戊申大閱 丙辰棟戩遣使來貢 隨州言

知州正議大夫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四月癸亥御延和殿閱試保甲 己巳詔罷南郊合

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有故不行則以上公

攝事 壬申御崇政殿疏決繫囚 乙酉河決澶州小

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月戊申封晉程嬰爲

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于絳州 壬子遼主

如嶺西癸丑遼永清武清固安三縣蝗 甲寅遼以北

府宰相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兼殿前都點檢以駙馬都

尉蕭酬幹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兼知樞密院事 六月

戊午河北諸郡蝗生 甲子遼詔月祭觀德殿歲寒食

諸帝在時生辰及忌日詣景宗御容殿致奠 丙寅準

布

舊作阻
卜今改

貢於遊

丁卯遊以翰林學士王言敷參知

政事封北院宣徽使石篤爲漆水郡王 戊辰詔聞河

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西

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縣收穫先熟禾稼 已

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竇仕宣言小吳決口

下至乾寧軍樸椿口相視今河自乾寧軍樸椿口以下

流行未成河道又緣河東北流自下吳向下與御河胡

蘆葦沱三河合流澆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阻乞令都水

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阻隔或不合黃河其三

河於何所歸納詔送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無
回河歸納處須當合黃河流從之 已卯洪州言知州

觀文殿學士王韶卒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襄敏
官其子六人韶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將授指不復更
問所至輒捷嘗夜臥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交下呼聲
振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鼾息自若然熙河所奏
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數軍以首級爲功韶交親
皆楚人多依詔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
或殺其首以應命至是疽發背而卒

仁少誅殺士卒以此樂附
焉與宋史正相反今不取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

攷異長編稱墨本
韶新傳云韶性寬

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爲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
刺史种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
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
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
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
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
鉅萬兩爲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招宣
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
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
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

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
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
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
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
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兵選
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
募 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昨遣使臣陶宗元等朝
貢爲廣州禁制窒塞綱運不同向時今遣禮賓副使梁
用津著作郎阮文倍等水路入貢乞降朝旨依舊進奉
詔廣州悉準舊例無得邀阻差入內使臣一員押伴仍

先降詔諭之。癸未命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楊景略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督諸縣捕蝗。帝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帝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請罄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鄰生之說。」時執政有請直渡河者，帝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爲之，大夫孰肯爲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曰：「今舉重兵五路竝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固數以大帥爲言，帝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旣無

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戊子遼主
如秋山 己丑太白晝見 壬辰前河北轉運判官呂
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執守謬例每歲饒倖
而免者無慮三二百萬其餘水旱調閣類多失實民披
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令諸縣不點檢所差官不依編
敕起離月日程隄託故辭避乞詳定立法中書房言熙
寧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 甲午鄜延涇原
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銀帶綿襖銀器鞍轡象笏
丙申遼主謁慶陵 戊戌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
尺以上卽合於向上兩隄相視地形低下可以納水處

決之 甲辰韓存寶坐逗遛無功伏誅韓永式魏璋董
鉞罪謫有差先是存寶經制瀘州蠻賊無功而永式照
管軍馬寶同其事朝廷遣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鞠存
寶等與乞弟戰以累敗怯避乃止令裨將禦敵致賊酋
委逸反招諭乞弟投降冀以回軍而宴州蠻人叛以急
欲回軍故不討及疑底蓬褒上下底行等邨蠻爲寇因
其句點不齊乃起兵討蕩欲藉此以蓋前過并不依朝
旨立城寨餘罪上言不實魏璋爲從案旣具于是刑部
奏存寶逗遛不克請行軍法知諫院蔡卞亦言乞正存
寶軍法并置永式典刑而正臣又言董鉞隨軍親見存

寶等舉事乖謬罔上不忠又鉞賀表稱存寶功效誣罔尤甚望特行竄斥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隨軍主簿鮮于溱第二將呂真求合

存寶意虛作申報詔提點刑獄司劾之

攷異長編云存寶伏誅在八月

十二月丙寅舊紀書存寶討乞弟失律伏誅新紀書存寶坐逗遛伏誅皆係七月十九日甲辰蓋七月十九日下詔八月十二日乃伏法也戎州錄事參軍孫敏行素爲鉞所厚先

令敏行草賀表敏行正色止之曰彼旣罔上公又從而實之公亦隨受禍矣鉞不聽卒命它官草表敏行眉山人也 丙午涇原路經略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案武經

總要有三弓八牛牀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
箭最爲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
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
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 丁未大軍進攻

米脂砦 戊申命集賢院學士蘇頌同詳定官制 已

酉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

攷墨田畫作王安禮
行狀云曾鞏以文學

稱天下在熙寧元豐間齟齬俾修文當代成一家言上
曰公著嘗謂鞏行義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學果然無
足爲者安禮曰誠如其言請取其最上者上乃用鞏爲
史官李燾曰安禮此時以內翰知開封未執政今不取

已酉秦州言七月甲午海風夜起繼以大雨浸州城
壞公私屋數千間詔淮南轉運副使李琮案視以聞

癸丑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
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 于闐遣蕃部阿辛上
表赴闕朝見館遇甚厚回日并賜敕書諭之 八月乙
卯朔罷中書堂選悉歸有司 丙辰詔自南北通和以
來國信文字差集賢院學士蘇頌編類頌因進對帝曰
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
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
以類編次爲書使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因令置
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 丁巳帝批諸路戰
騎所繫甚大況今軍興尤爲要急可督提陝西買馬

監牧郭茂恂速措置招買往來諸場督趣又詔熙秦鳳
買馬場以馬價盡一付景青宜黨支等令使回入蕃告
諭 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棟戩會兵伐之、以金州

刺史燕達爲武康軍節度使

攷異長編作己巳日

壬戌种諤遣

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

攷異長編引本傳云諤帥軍次綏德城遣將出

師招納賊遇境上戰敗斬首千級朝廷以諤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及麟府事竝聽王中正節制出界遇敗當卽是初二日丙辰所書賊益兵禦我力戰破之同此一事也欲詳記諤軍行次第故書著此仍以傳所云斬首千級繫之 丙寅涇原路經略司言應副軍行戰守等

事乞權許便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
小事礙常法許一面施行鄜延環慶河東路經略司熙

河路都大經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先是詔遣
宿衛七將之師戍鄴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
賚沈括以爲禁兵雖重而爲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
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
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
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
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丁
卯遼主射鹿赤山加圍場使尼嚙爲靜江軍節度使
己巳復置滑州 庚午廣西經略司言交趾入貢百五
十六人比舊制增五十六人帝令據今已到人數赴關

後準此。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
首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
甚眾。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
卷宗室世表三卷。壬午詔升南京青登鄧鄆曹齊洺
濮州有馬軍教閱廂軍及眞定府北寨勁勇環州下蕃
落未排定指揮竝爲禁軍。佛泥國遣使入貢佛泥不
入貢者九百餘年矣。九月乙酉棟戢遣使來貢且言
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李憲復蘭州古城時
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
之請建爲帥府。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合謁等三族

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邁宗城敗之。遼主次懷州命皇后謁懷陵辛卯次祖州皇后謁祖陵。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開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衄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固根本其李浩以次須佐事之人亦卽軍前權選委當。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 种諤乞計置濟渡橋棧椽木令轉運司發步

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濊入賊境其濟渡之備軍中自有過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今諤計置材木萬數不少如何令轉運司應副步乘縱使可以應副亦先自困令种諤如將及河造棧賊界屋竝可毀拆或斬林木相兼用之如夏不足以至槍排皆可濟渡帝坐制兵閒利害細微皆得其要諸將奉行惟恐不及也 壬寅閏河北保甲于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 甲辰詳定郊廟奉祀禮儀中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至五年冬祫詔依前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時

祭從之。乙巳遼主駐瀉絲淀。丙午詔諭夏主左右并鬼名部族諸部首領竝許自歸。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禱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于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種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陳而進。自綏德城出塞。丁未，攻圍米脂寨。己酉，河北都轉運使王居卿乞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剏修遙隄，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埽使河直注東北於

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 庚戌熙河路都大經
制司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
募彊壯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皋
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馬驍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
行選募欲乞除畱置官莊地并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綠
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
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
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卽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 夏
兵救米脂砦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眾擊破之 辛亥
种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

攷黑李燕曰辛亥九月二十
八日也十月五日戊午奏到

舊紀于十月戊午書神謬收夏人于無

冬十月乙卯

定川斬板八千新紀書於此月辛亥

集賢校理蔡卞爲崇政殿說書

樞密院言定州牒報北界事帝曰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歷中輔臣欲禁元昊稱烏珠費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失實利富弼與契丹再議盟好自矜國書中入南朝白溝所管六字增歲賜二十萬其後白溝亦不盡屬我也皆周世宗不矜功名惟以實志取天下如李璟欲稱帝世宗許之蓋已盡取其淮南地不繫其稱帝與否也丁巳米脂砮降种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詭

遇等各紿所部以禦賊

攷異長編云初二日乙丑奏到高永能謂從弟

初圍米脂賊虜以眾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眾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陳待其至選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駭籍于無定河水為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謀理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翼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攜其僞鈐轄令介訛遇出降此事當攻永能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乃遷官新紀于丁巳米脂寨降舊紀于甲子日

書克米脂寨

戊午种諤破米脂援軍捷書至帝喜動

顏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諤曰昨以卿急于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故俾聽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要不行其戰勝

兵員竝與特支錢將官等各傳宣撫問 已未拂菴國
來貢 詳定禮文所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
神配用血祭又言祭社稷請以埋血爲始從之又言宗
廟之有裸鬯燭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近代
有上香之制頗爲不經案隋志云天監初何佟之議鬱
鬯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
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臣等攷之殊
無依據今崇祀郊廟明堂器服牲幣一用古典至于上
香乃襲修之議如曰上香亦裸鬯燭蕭之比則今旣上
香而又裸燭求之古義已重複况開元開寶禮亦不用

乎又請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列金
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爲後從之 庚申熙河兵至女遮

谷與夏人遇戰敗之 癸亥种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

案簿書柳械舉眾遁走移軍據之 癸亥李燾云丙子二

癸亥入石州舊紀係之乙亥誤也案石州屬河東舊兼
嵐隰自爲一路又合三州置都巡檢使三朝兩朝史地

理志及武經總攷皆不載陷賊年月不知何故賊棄
而走致賊界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石州也

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近世惟親祀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

燔祝板實爲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

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壽星竝請以柏爲升煙
以爲歆神之始從之又言春秋所報犬社大稷宜于羊
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又言南郊太廟明堂祭前一日
請以禮部尙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
尙書省鑊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竝從之

丑涇原兵至磨臍隘

攷異李燾曰史作磨移隘今遇夏從張舜民所作劉昌祚墓銘

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
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爲環慶阻衡
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
涇原旣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

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眾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理等二十二入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

白是大軍通行無所礙

夜異新紀載涇原總管劉昌祚大敗夏人于磨移隘在巳卯日

舊紀書于丙子日今從長編及宋史

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諤入

夏州

攷異長編云二十六日巳卯奏到舊紀于巳巳日書入銀州新紀戊辰日入夏州巳巳入銀州當攷

入銀州實日又十二月戊午詔沈括勿守銀州當并攷舊紀及新紀並于戊寅再書种諤入夏州戊寅二十五

日也夏州或作貢州蓋字誤可

議既不用林廣所奏促廣進軍廣

發瀘州越四日江安以所招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皆

隨軍復令其次諸酋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故人生界

免寇抄之患 巳巳种諤入銀州 庚午環慶行營經

略高遵裕復通遠軍

攷異長編作清遠軍蓋轉寫之誤又舊紀係此事於戊寅日今依長

編從新紀

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

與戰破之。是日王中正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種諤諤
尋引去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
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
憤悒思戰謂中正曰邠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
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
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
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
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
充倉。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
以示招還。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丙子邠延

路鈴轄曲珍破夏人於蒲桃山 高遵裕次旱海先是

李察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 戊寅

林廣軍次土城山自發江安距今才十日始軍有二道

可進自納溪夷牢口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其堪

回遠而平賊意必出江門盛兵距隘而廣寶趨樂其賊

不能支皆逃遁 已卯种諤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

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种諤所過招

納效順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

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竝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

凡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一品以下者爲

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
州涇原兵旣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黛
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黛黛劉昌
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
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
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旣至得窖藏米百萬爲
畱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
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遣李臨安鼎齋劄
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閒門闔城守
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

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遂案甲

攷異李燾云十

一月一日涇原師次靈州城下此張舜民誌劉昌祚墓所云據實錄十一月二十一日奏乃言王午趨靈州城下先鋒獲捷王午十月二十九日也

廢瀘州大碣寨

十一月癸未朔

日有食之

高道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

平

攷異李燾曰遵裕傳以爲南平濼今從張舜民墓誌

距城三十里遇夏人接戰

轉運副使李察判官范純終夜以手書開道促涇原兵來接劉昌祚卽委姚麟畱屯自將邊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

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間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
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于是昌祚
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旣見問靈州
何如昌祚曰疇管卽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
拔也前日磨臍之戰餘眾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
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
急擊之外援旣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
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
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甲申詔
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種諤據所分地招討俟略定

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
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
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
下其措置麟府路兵馬司可自西界竝邊取便路速往
及令趙禹應副糧草如未到本路卽鄜延路備給委路
昌衡照會其趙咸莊公岳元無朝旨令就鄜延糧草通
融支用旣以饋運不繼乃妄奏陳及走失人夫萬數不
少委趙禹遣官押送就近襄州軍械係令沈括選官鞠
之後公岳咸自訴濺入賊境暴露得疾乞免械係御批
令在外承勘初王中正任河東奴視轉運司官凡有須

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司不敢違公岳等
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
命者有所忌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
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
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
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覈備八日糧及种諤旣
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
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俟性畏怯所
至逗遛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中滅
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

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乃潰歸
中正頗聞之陽于獄中大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
令走馬承受全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
今且於順寧寨境上就倉公岳等亦奏本期得卹延糧
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帝怒故令處置獄劾公岳
等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
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復陰備八日糧今出
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帝徐悟非公岳等
過時卽陽州置獄中正恐公岳等復有所言甚懼及還
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旣而公岳等

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權郟延路轉運使李稷言糧

道阻節見開路摺運乞朝廷指揮討除後患帝從之令

种諤速移軍近塞併力討除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

而諤枉道不進既發夏州卽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土

卒飢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

稷稷請身督摺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

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

李憲曰朱本云稷所斬九十六人前史官以爲數千人

多張人數以害先朝政事刪改云民苦摺運多散走稷

不能禁遣屬吏斬三百餘人躬自監斬九十餘人新木

復用墨本今從之墨本又云稷舉張亞之督運司亞之

斬民夫案亞之乃稷所

辟舉隨稷而已今不載 乙酉遣主命歲出官錢以賑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三

諸宮分及邊戍之貧戶。丙戌王中正奉詔引軍還延州士卒死亾者幾二萬。丁亥遼主幸駙馬都尉蕭酬

幹第方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于人臣之家遼

主卽還宮。諸軍合攻靈州種諤敗夏人于黑水。夏異長編

引新紀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種諤敗夏人于黑水案合攻靈州非丁亥日也舊紀但書丁亥種諤敗夏人于黑水獲首虜千七百級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

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

木爲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不共救

解之昌祚憂志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進判官范純粹

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

疾以和解之遊裕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
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 己丑李憲敗夏人
于羅道川 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旆象輅
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奏也
辛卯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權管句河東都轉運司
措置麟府軍馬事趙禹知相州禹初領河東漕時潞州
已再籍夫械係坊郭民王概等責夫錢六萬三千餘緡
號訴于禹禹諭之曰朝廷用兵非獲已軍興期會豈可
緩也雖然吾當以身爲汝等卽以官錢二萬餘緡代之
爲釋械寬期使償李稷奏種諤以河東兵食少方討宥

州欲取糧于保安于是令禹領空夫赴之就借芻糧轉給禹言中正不更事爲禹所欺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略無功緒警虎一軍夫足糧備委之麟州度其本謀必非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指郿延恥于空還姑以糧盡爲解令稷奏請窺測朝廷况隨軍空夫可使摺運路昌衡在郿延饋餉足以應副方河東興夫第三番往往思變羣聚剽劫已散復集必難如期太原距保安逾十五程阻阪阻隘躡于倍道臣竊計士久暴露水落草枯人馬瘡斃未可以前况賊素悍今伏而屢抄必懷狡謀不可不慮朝廷再議入界兼措置麟府軍馬禹卽奏

諸路昨大舉方士氣精勇橫裂四出勢如壓卵既閱月矣雖捷獲不補失亾今鋒銳銷軟民力凋耗若復深入恐速它變或謂秉常囚拘慮爲鄰敵所有然自興師未聞北虜以上騎窺西夏者如決圖開拓卽且城宥州分裂堡障與夏州相接建綏宥銀夏別爲一道修復安遠塞門三十六寨須仲春出師乃因賊之策也于是坐不赴鄜延故有相州之責 种諤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眾 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饋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間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

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
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
無功 癸卯种諤至夏州索家平兵眾三萬人以無食
而潰左班殿直劉歸仁率眾南奔相繼而潰入塞者三
萬人塵孕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
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爲不然曰此皆五州之精
甲也討之未必能勝而自斃死士以騎虜勢非術也時
日南至大張樂勞河東之師得叛卒數十人括問之曰
副都總管使汝歸取糧主帥爲何人荅曰在後括各令
歸屯自暮自歸者八百人旬日復者皆歸後復治師西

討括出案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

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

攷異長編云十一月二十四日乃遣劉惟簡種諤自麻家平入

日至自它據范育藝誌沈括誅劉歸仁據括自志因括自志有日長至之語遂附見于丁酉是年十五日丁酉

也冬至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於是大改

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欲兵權歸

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攷異李燾曰職官志稱王

年誤也志云定置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知院

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選公著遂

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案志

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蓋不同

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

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于公著遂加誣辭

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略刪潤其辭

丙午

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迫遂潰 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寨 遼除絹帛尺度狹短之令 是月廢編修院入史館 內府都知李憲自出界討賊收復土地皆有功捷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聽恩命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出師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于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十二月丁卯遼武定軍節度使耶律仁傑坐私販廣濟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爲民後數年放歸旋死於鄉時以仁傑未正典刑謂遼

主有逸罰云 林廣師次納江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
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詐除阜爲壇距中軍五
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羶裘猶豫
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大酋二十八人乞弟
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
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 遼知興中府事耶律伊遜坐
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伊遜之黨耶律延
格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擊以鐵骨朶幽於萊州 遼
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卒仲禧素黨於伊遜至是以失
勢而卒遼主不悟賜諡欽惠 乙亥慈聖光獻皇后禪

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請聽樂不許自是五表乃從之

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彥博奏疏言

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
散以礙人眾不行軍法今復欲再舉何以勵眾又運糧
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伏望聖慈深察王
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
無以勵後又言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
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
計臣竊視陛下臨御以來選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
械儲峙糗糧皆眾智所不及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

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
覆其巢穴繫其君長而所遇輒克戰功之多近世未有
然而數路進軍彌歷累月餽輓不貲民疲供給將士衝
寒冒苦備極勤勞臣以爲國威旣已震矣將士之力亦
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今日正當勞徠將士安撫
百姓案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若
師徒暫還而復出土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
復興諸路浚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
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淺憂也 張方平上書言臣
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

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亾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濇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請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晉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元昊乘閒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察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渡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

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爲之
吁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
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之濇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
爲恥力欲求勝于是王韶作禍于熙河章惇造孽于梅
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繫老弱困
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
名而忽于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
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
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

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
內府累世之積埽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
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
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
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
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濳內患復起則勝廣之
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己也臣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
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天心之所向
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

予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筆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然而人臣進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今陛下盛意於用兵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它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懼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詞蓋蘇軾所爲也帝頗爲感動迄不能從至永樂敗果如其言